

世界文化論壇報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2022年1月16日

第88期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540-2339

主辦：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協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过程思维期待诗意的表达

——首届过程诗学国际论坛致辞

【美】小约翰·柯布 張海燕譯

親愛的詩人們，親愛的中外朋友們。

首先，請允許我代表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祝賀過程詩學國際論壇開幕。

儘管許多詩人以過程的方式描繪世界，但過程運動更爲人所知的是嚴謹的思考，而不是詩意的表達。這太糟糕了。嚴謹和詩意之間本沒有衝突的必要。過程思維本就不提倡思想與感受的分離。思維總要與純粹和不純粹的理解有關，而所有的理解又都有主觀的形式。也就是說，所有的思想都不祇是記錄客體的存在，其中也包含着很多想法。而思想包含想法的主觀形式就是情感。

當然，情緒會扭曲思想。如果一個人恨某人，那麼他對這個人的觀察就難以準確。愛也會造成思想的扭曲。所以擅于思考的人總要盡力不受情緒幹擾。

詩人往往是思考者。但他們的思考非常注重特定言辭表達所引起的情緒。在這方面，他們并不孤單。宣傳者也非常關注其話語或發聲所引發的情緒。但嚴肅詩人則切望其遣詞造句能啓迪聽衆或讀者去感受經歷中常被忽略的方方面面。

當然，許多文章全無詩意，但也有文章寫得詩意盎然。還有詩歌寫得俗白堪比口水文。詩與文并無涇渭分明的界綫。此外，文和詩都可以有些許宣傳色彩，即便不提供證據，也能喚起有助于講者或其事業的信念。

有經驗的講者或教師主要的興趣在于讓聽者了解，如果能聽懂聽明白，他們將從中如何受益。但老師們知道，除非能始終吸引住觀衆或學生的興趣，否則不管他們的論證多出色，描述多精確，人們真正能聽進去的其實極其有限。而訴諸與所說內容相關的情感就會自然講出詩化的語言。

懷特海的著作，尤其是那些最初是公開演講的作品，通常都具有這種論證出色、描述精確的品質。當他主講吉福德講座時，人們本對這種高品質內涵的演講滿懷期待，但乘興而來却失望而歸。懷特海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內容的準確、精當和完整上。他《過程與實在》的演講成了一場災難。首晚聽衆濟濟一堂來了600人，到最後祇有6位堅持把整個系列聽完。懷特海作為演說家的名聲算是砸了。但這本書的內容在原創性、準確性和重要性方面都是無與倫比的。這既說明純文章亦有其地位，但又暗示，越是這樣的文章，對詩性的需求更大。思想，就是能活化和指引個人和群

本期要目

- ◆ 过程思维期待诗意的表达 01
- ◆ 生态文明展望一个善待所有衆生的世界 02
- ◆ 过程诗学：生态文明时代的诗歌自觉 03
- ◆ 懷特海的“因果效驗”觀念與詩 06
- ◆ 生态文明时代过程诗人何爲？ 07
- ◆ 植物在我們的眼中瘋長：过程诗歌的十二個要素 09
- ◆ 現代公園管理的生態維度 15
- ◆ 二次啓蒙 生態文明 16

體生活和思維的種種潛力。但是，除非思想以足能喚起深層情感的方式組織表達出來，否則它的潛質就仍然尚待實現。

詩歌就是思想這種潛力的滿格實現。預祝大會成果豐盛，多多讓此等思想圓滿呈現。

[作者小約翰·柯布(John B. Cobb, Jr.) 院士，世界著名後現代思想家，生態經濟學家，過程哲學家，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和有機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創院院長，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特聘教授。譯者張海燕，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生態實踐項目主任。]

生態文明展望一個善待所有眾生的世界

——首屆過程詩學國際論壇歡迎致辭

[美] 安德魯·施瓦茨 陳一源譯

我代表過程研究中心很榮幸地歡迎您參加首屆過程詩歌會議。本次會議主題為“生態文明時代詩人何為？——過程詩歌的貢獻”。

過程哲學是一種關係哲學。有人可能會說，過程思維提供了慈悲的形而上學，因為現實被描述為一個感受的網，在那裏存在必須懂得感受他人的情感。我的朋友杰伊·麥克丹尼爾曾說：“音樂就是感受的聲音。”我認為詩歌和音樂一樣，是情感的表達。如果說詩歌表達的是感情，而感情又是現實的基礎，那麼詩歌就是對事物本質的一種真正重要的實踐。

在過程哲學中，感受是核心，因為現實是建立在點滴經驗之上的。經歷的瞬間（不是持久的物質）是現實的基石。當我們經歷時，我們會有感受，這些感受就是價值。因此，過程世界是一個充滿價值的世界——一個由珍重感受的主體形成的群體。這就是為什麼過程世界觀被認為是生態世界觀的原因之一，因為主觀性、感覺和價值延伸到所有的生命實體（不僅僅是人類）。因此，把今天的過程詩歌大會也將生態文明的視野納入其中是非常合

適的。

生態文明展望一個善待所有眾生的世界。它旨在促進生命繁榮的人類社區形式——人類和地球的長期福祉。去生活就是去體驗，去體驗就是去感受，而感受需要聯結。生態文明是人類及其他生物和諧相處的文明，是經濟、農業、教育、政治等在關係原則指導下共同發展的文明。詩歌可以是釋放隱匿的創造力的重要工具，激發我們對生機盎然的地球的同情，同時挖掘現實最根本的特徵——感情。因此，我非常感謝白鴉先生這樣的專家，他是中國過程詩學的領軍人物，他從過程的角度詮釋了詩歌的意義。

我也要感謝柯布研究院和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對這次活動的共同贊助。我毫不懷疑，這一過程詩人的國際聚會將激勵所有在場的人，推進生態文明的發展目標。

[作者安德魯·施瓦茨(Andrew Schwartz)，博士，美國威利姆特大學過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譯者陳一源，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在校生。]

過程詩學：生態文明時代的詩歌自覺

白 鴉

今天，我們在生態文明視野下暢談過程詩學，意義非凡。過程詩學理念的形成，無疑受到生態文明這種時代力量的牽引，同時，它也必將成為推動生態文明進程的力量之一。以下，我分享有關過程詩學的一些思考，向大家請教。

在我看來，詩歌史就是詩歌不斷自覺的歷史。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境遇，詩歌自覺的內容不同。現代主義詩歌伴隨着工業文明席卷全球，即是一次空前重要的詩歌自覺。但在歷經了反傳統的巨大熱情之後，現代主義詩歌很快陷入迷茫。曾經情懷豐富的“人”，在巨大的現代機器體系中被零件化、商業化，成了“單面人”。詩歌也隨之“滿紙荒唐言”。

爾後，在對工業文明的深度反思中，詩歌走向了反傳統更加徹底的後現代主義，并被寄予再次自覺的厚望。但是，後現代主義詩歌展開的依然是無意義的遊戲圖景，荒謬感無邊無際，現代人的心靈殘局一望無垠。也就是說，沸沸揚揚的後現代主義詩歌，與現代主義詩歌之間並沒有自覺的邊界，它其實至今也沒有真正自覺，自然也無法引領詩歌破局。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新一輪的詩歌自覺需要新的時代力量牽引。詩歌在等待。

而此刻，一種新的時代力量正撲面而來！那就是從工業文明的反思中走向生態文明的時代力量。深陷于現代精神旋渦之中苦尋破局的詩歌，顯然已經感知到這種蓬勃的力量，并受之牽引，開始引爆新一輪的詩歌自覺。這種基于生態文明時代背景的詩歌自覺，即是中西合璧的過程詩學。

過程詩學，源于中國傳統文化與過程哲學的有機融合，倡導詩人把過程哲學的價值、生態、創造、新穎、關聯、歷險、互動等理念，與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陰陽和諧等理念有機融合，統攝于當下的寫作立場，以“過程之眼、生態之心、自由之筆”，拓展人對宇宙生命的認識，重構人的諸種關係，在生態文明時代積極

建構後現代詩歌新圖景，引領詩歌走出荒謬而無意義的遊戲亂局。

過程詩學是迄今為止中西文化融合的最深入的文學理念，是後現代主義詩歌自覺的標志，更是生態文明時代詩歌自覺的標志。它以生態之心的創作動機、中西合璧的文化理念、直接自由的藝術力量，呈現世界的有機一體、萬物的本來光輝。

過程詩學與漢語詩歌自覺

過程詩學是生態文明時代詩歌自覺的標志，那麼，在漢語詩歌不斷自覺的歷程中，過程詩學究竟處于什麼位置？有何重要意義？現在，我對漢語詩歌的自覺歷程做一次整體掃描，大家即可一目了然。

一般認為，從建安時期到隋朝，是中國文學獨立價值的自覺期，自然也是“詩本位”的自覺期。那時候詩歌真正成為了詩歌。那之前，有《詩經》、《楚辭》的傳統演繹；那之後，有此伏彼起的復古運動。漢語詩歌不斷自覺的歷程就這樣匯流而成。其中，重要的漢語詩歌自覺，約有九次。

第一次自覺，是詩歌本來即有的自覺。《詩經》中的“思無邪”即是詩歌本來面目，蘊含着天人合一的自由和生態之心的吟唱。第二次自覺，是詩人自我的自覺。屈原“發奮以抒情”的感召，即是對詩人主體性的高揚，對孔子詩教的反動。爾後，經過建安風骨的過渡，漢語詩歌在魏晉風流的時代氣象中迎來第三次自覺，那就是“以詩為詩”的詩本位的自覺。這一時期玄學涵涌，但玄言詩一直未能得勢，終被山水詩和田園詩的生態之心淹沒。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合一”理想，中國傳統美學的“莊禪”氣韻，一直在動靜相宜、陰陽和諧的山水田園詩中清揚，隱逸而活潑地傳承。

第四次自覺，是詩歌的敘述自覺，體現為唐宋“以文為詩、以文為詞、以詩為詞”的敘述革新對詩歌邊界的拓寬。第五次自覺，是詩歌的當下性自覺。從先秦“詩言志”的主體性轉變，到漢代“美刺解詩”的政治

性，再到唐代“合時合事”的當下性，詩歌美刺功能不斷演進，使得詩歌的現實批判意義從詩教歸向詩學的正途。

第六次自覺，是“詩與歌分離”的自覺，詩歌韻律的產生從聲音發展到結構，初步體現在民間創作到文人創作的過渡中，但迄今為止，詩與歌分離的自覺未能真正完成。第七次自覺，是詩人的心氣自覺，即詩人性情與語言性情合一。這種自覺貫穿整個詩歌史，源于莊禪境界，發揮于嚴羽、李贄、袁宏道諸論，升華于袁枚的“性靈說”，終究合于天人之境。

第八次自覺，以新詩運動為標志，是詩歌的現代主義自覺，也是個人主義、啟蒙主義自覺。從晚清到“五四”，中國社會開啓了現代性尋求，現代詩隨之勃興。中國現代詩與歐美情形類似，受益于法國象徵派和自身詩歌變革之合力。中國自身的詩歌變革力量始于新詩運動，但在後來的發展中受意識形態影響而一波三折。1920年前後，中國現代詩分出兩條大脈，一脈側重現代漢語敘述，一脈側重精神史傳承，爾後的各種演變都未能掙脫這兩條大脈。

從上世紀50年代至今，中國現代詩的發展一直伴隨着兩種特殊性：一是意識形態的特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二是藝術形式的特殊性——僅有百年歷史的現代漢語系統。受兩種特殊性之影響，中國現代詩出現了新文言體、歐化體、新華體等弊端，同時也潛伏着詩歌創新所需的獨特資源和機遇。總體上，中國詩歌的現代主義自覺不及歐美徹底。數量不多的優秀詩篇中，并不十分濃重的工業文明焦慮，混合着農業文明的現代性表達，而在城市移民的眼睛裏，正在消失的故鄉尚未來得及無影無踪。

第九次自覺，以過程詩學為標志，是詩歌的後現代主義自覺，也是生態文明時代的詩歌自覺。從上世紀末開始，後現代主義詩歌漸漸風靡中國，但在21世紀的前十幾年，中國後現代主義詩歌沒有自覺性可言，多數是對美國後現代主義詩歌的模仿。除了偽先鋒式的盲目解構和語言形式的偶有創新，它與現代主義詩歌之間沒有明顯界限。一時間，人文簡化式的解構衝動、氣若游絲的文化傳承、城郊結合部的語境、缺乏漢語性情的口語敘述……伴隨着網絡媒介的自由傳播而泥沙俱下，此類詩歌顯然無法彰顯中國的特殊性。直到2010年以後，契合中國當下社會需求的過程詩學理念

逐步成型，中國後現代主義詩歌才開始走向真正自覺，漸成特殊的中國性的反映。

衆所周知，生態文明建設已成為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基本國策。懷特海先生曾指出，過程哲學在思想脈絡上更接近中國哲學。科布先生曾說，中國具有發展生態文明的天然優勢。這一切，早已預示了中西文化有機融合的過程詩學將在中國呼之欲出。過程詩學基于對中國發展生態社會主義的歷史機遇的把握，以及對現代漢語生態的積極建構，正在打破當下的詩歌亂局，掀開生態文明時代的漢語詩歌新圖景。

過程詩學與歐美詩歌自覺

那麼，在歐美詩歌不斷自覺的歷程中，過程詩學處于什麼位置呢？它有何重要意義？現在，我對歐美詩歌的自覺歷程也做一次掃描，同樣一目了然。

現代主義自覺之前的歐美詩歌，也曾天真，那是詩歌本來即有的自覺。與漢語詩歌的自覺歷程類似，歐美詩歌也曾有過詩人主體性自覺和詩歌獨立價值自覺，但相較而言，從神性到人性的自覺更是歐美詩歌在現代主義自覺之前最刻骨銘心的記憶。那以後，行吟于草木和上帝之間的歐美詩歌閃爍着人性光輝，浪漫而不乏理性地照亮世界的暗角，給人類以鼓舞。這樣的詩歌圖景，一直持續到現代主義詩歌伴隨着工業文明涵涌而來。

從標志性的1857年到1900年左右，現代主義詩歌在法國引導了鮮明的反傳統自覺和語言形式顛覆，之後，這種自覺的力量輻射全球，與世界各大語系自身的詩歌變革力量匯流，形成地域特色鮮明的現代主義詩潮。歐美現代主義詩人普遍懷有深度揭示人類內心隱秘的企圖，并因此而痛苦。現代人復雜的心靈體驗、異化的諸種關係，使得詩歌不再天真。歐美現代詩人習慣了呈現荒謬感，并在荒謬感中深藏這樣的危機心理——道德已消失在機器的鏈條上，我個人無法改變不完美的世界！

上世紀40年代以後，在普遍荒誕且夾雜着書卷氣的現代詩歌氛圍中，一部分美國詩人走出書房，他們干脆放棄使命感，反對并解構一切，并因此被冠以後現代主義詩人的帽子。這時候，詩歌革命依然如火如荼，詩歌變得更加具體也更有地域性，他們企圖以雅俗不分、眼花繚亂的敘事效果制造詩歌文本無法無天的自由。如此自由的企圖以及界限模糊的混合藝術手段，帶來了

更加開放、多元、相對、包容、碎裂的後現代詩歌圖景，蕪雜而難以歸納。

這樣的歐美後現代主義詩歌，讓我們看到了什麼？更徹底的反傳統、依舊彌漫的荒謬感、淹死在遊戲中的語言、無聊的時代美學、變本加厲的危機心理……這意味着：高調傳播了六七十年的後現代主義詩歌其實沒有真正自覺，甚至未能真正走出美國主場。除了徹底的解構遊戲，它與現代主義詩歌之間找不到自覺的邊界。找不到邊界，是因為沒有新的詩歌自覺。沒有新的詩歌自覺，是因為沒有新的時代引力。

而此刻，新的時代引力已經出現，那就是生態文明。在生態文明時代，中西合璧的過程詩學將推動歐美後現代主義詩歌走向真正自覺，從荒謬感和無意義的遊戲中破局而出。當過程詩人懷着生態之心的創作動機重回使命，詩歌避免文化的技術化、工業化、商品化就成為了可能，詩歌喚回事物的神秘性、歷史性就成為了可能，詩歌在繁榮的焦味中找回鄉愁就成為了可能。

過程詩學與生態文學

人類的生態文明進程并非今天才開始的，但剛才，我一直在用“此刻”描述它的到來。因為此刻，地球疫情汹涌，人類憂心忡忡。災難中的人類從未如此熱切地寄望生態文明改變未來。因為此刻，生態、病毒、詩歌之間有了更多的神秘關聯。因為此刻，科技、文化、意識形態正在災難中攜手，合力引爆新的詩歌自覺。

不過，生態文明的時代引力反映在文學上，首先不是詩歌，而是更直觀的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事實上，上世紀70年代以來從美國興起的生態批評潮流，已經對後現代主義詩歌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今天看來顯得格外重要。

過程詩學理念顯然蘊含着生態自覺，與生態批評家們期望建構的生態詩學體系有諸多近似。過程詩學的天人合一、主客未分理念，與生態文學的去人類中心主義、生態整體主義非常契合。但是，過程詩學不僅僅體現為生態文學。

過程詩學的生態之心，不是生態學或生態哲學概念，而是詩人真誠的創作動機。這種真誠是主客未分的、合乎自然與天道的真誠。真誠的創作動機體現着過程詩人對自然的基本態度。中國的過程詩人天然具有生態之心，與生俱來深懷天人合一的衝動，因為過

程詩學是中國傳統文化與過程哲學的有機融合，而中國傳統文化根本命題“天人合一”即涵蓋着人與自然的關係。任何一物本來具足，萬物之間互具無礙，生生不息。這種對世界的整體、有機、連續的領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過程哲學所共有，已深入過程詩人骨髓。甚至可以說。過程詩歌創作過程即是天人合一過程。

在過程詩人筆下，萬物本來的價值第一，詩人賦予的意義第二。萬物本來相通，各自暗藏驚奇。所以，過程詩歌未必一定有意義，但一定有價值，它洋溢着萬物本來的光輝。過程詩學雖然是後現代主義詩歌真正自覺的標志，但它隨時可以打破詩歌邊界。過程詩人可以像後現代詩人那樣將世界的意義解構殆盡，露出本來面目，但過程詩人不一定就是後現代主義詩人，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現代或傳統的形式賦予世界以意義，但首先要給萬物的本來價值讓路。

過程詩學，并非簡單地呈現生態相關的道德訴求。它當然會抒寫自然、抒寫人與自然之關係、抒寫自然與文化之關係，但這些都不構成識別過程詩學的必然標志。過程詩學強調生態之心的創作動機和身心體驗過程，而非結果。過程詩學基于對工業文明的反思，重構導致生態危機的人類文化系統，以真誠的生態之心喚醒萬物本具的價值，復活天人關係，收拾現代工業文明給人類造成的心靈殘局。在過程詩歌中，跳進每一口井都可以游往大海，每一個生命都通往宇宙深處，每一聲驚叫都是宇宙中的大事件，每一個稍縱即逝的碎片都是意義的全部，每一次瞬間的個人經驗擴張都無限真誠。

中西合璧與詩歌破局

前面說了，過程詩學以生態之心的創作動機、中西合璧的文化理念、直接自由的藝術力量，呈現世界的有機一體、萬物的本來光輝。剛才，我也掃描了世界詩歌的自覺歷程，大家可以看出，過程詩學正是當下詩歌大轉型與大破局的關鍵，因為它摸到了地球的命門，點中了時代的死穴。

最後，我想說一下中西合璧和詩歌破局。

中西合璧無疑是一個偉大事業。就當下詩歌發展而言，唯有中西合璧才能與時俱進地實現自覺和破局。而事實上，世界詩歌的自覺歷程中，一直暗藏着東西文化融合的理想，祇是未能令人滿意地實現。比如，

歐美後現代主義詩歌的特徵之一就是中西合璧傾向。歐美後現代詩人曾對中西合璧寄予厚望，他們認為，融合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反思工業文明的環境惡果與人性壓抑，有利于修復人與自然等諸種關係，有利于詩歌從現代主義困境中破局。這種中西合璧傾向，體現在他們對中國天人合一觀念、禪道思想、古典詩詞意境的興致上，但在文本實驗中未能走向有機深入的融合，因為歐美詩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領悟存在困難。

今天，隨着過程詩學理念的成型，真正意義上的中西合璧終於成爲可能。過程詩學并非單純的過程哲學影響下的寫作理念，而是迄今爲止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最深入的文學理念，這是因爲：過程詩學基于中國詩人對自身傳統文化的領悟優勢，基于中國發展生態社會主義的歷史機遇，基于過程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共鳴，基于生態文明這種全球化的時代引力。

關於詩歌破局，我認爲，現代主義詩歌自覺以來，標志性的大破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大破局，是19世紀60年代前後法國象徵派詩歌的開啓，它讓現代主義詩歌彌漫到全球各大語系，千峰競秀，并在美國鑄就巔峰。第二次大破局，是20世紀40年代美國後現代主義

詩歌的開啓，之後流派紛呈，名家輩出，但至今未能真正走出現代主義詩歌困境。第三次大破局，將是21世紀20年代中國過程詩學的開啓，它中西合璧，以生態之心的創作動機推動後現代主義詩歌真正自覺，完全有可能伴隨着生態文明席卷全球。

如果要問生態文明時代詩歌何爲？那就是：以中西合璧的過程詩學的自覺，引領後現代主義詩歌破局，推動地球生態文明進程。過程詩學將喚醒詩人深懷的酒神直覺和天人合一的衝動，爲地球留下魔法、愛情和鄉愁。

很抱歉，說了這麼多，我仍未對過程詩學的具體內容展開介紹。關於過程詩學理念的具體闡釋，請參看拙文《過程詩學提綱》和系列《過程詩學對話錄》。這些闡釋已引起部分中國詩人共鳴，他們正在成爲過程詩學理念的實踐者。目前，過程詩學在中國并非圈子化的詩歌團體，而是正在形成的詩歌自覺，已越來越深入地反映在當下的詩歌創作中。

（作者白鴉，過程詩人，中國過程詩歌領軍人物。）

懷特海的“因果效驗”觀念與詩

樊美筠

什麼是因果效驗？懷特海想通過它向我們傳達什麼信息？

我們離有神有靈的世界遠矣，我們現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個有物的世界，而非一個有情之天下。我們離家（Our common home）太久，無根太久，因爲我們爲觀念所塑造，我們偏執于直接的表象與抽象的思維，以爲它們帶給我們的世界就是一個真實的世界。我們生活在這種幻象與碎片的世界，不僅深受傷害，且前路漫漫，看不到出路在何方。不僅我們，而且其它有情衆生（Other sentient beings）.何其不幸！

而懷特海則想通過“因果效驗”這一知覺方式，撥開了我們眼前的迷霧，告訴我們另一個世界是存在的，也是真實的。而因果效驗就是我們與它發生關聯的原

初方式。在懷特海的有機哲學中，因果效驗是知覺的基本形式之一，它比直接表象更內在。它帶給我們的體驗雖然是模糊的，但却是真實的。類似于我們對道的感受，雖然道作爲衆妙之門，玄而又玄，惟恍惟惚，但却可以感受到它“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情”、“其中有信”。（《道德經》21章）懷特海也將這種感受稱之爲“攝入”（prehension），即一種矢量感受。

其次，這種知覺方式并不需要依賴于我們的感官，而是直接感受到的。盧巴斯基曾經提到有兩種感覺是可以不依賴于我們的感官的（non-sensory perception）。一種就是記憶，一種就是內感受。在記憶中，我們直接感受到過去。它在當下的每時每刻都出現在我們面前，是與世界的時間聯系以及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它不

是通過感覺器官傳遞的，而是直接感受到的，這種感覺無處不在，渾然一體。記憶是直接、非感官知覺的一個明顯例子。而在內感受中，感覺滲透我們的身體，因為我們身體裏的細胞有感覺。這些細胞感覺不依賴於感覺器官；它們出現在我們的身體內，是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感受。科學家將這種內部感知能力稱為“內感受”。……對我們內部身體事件的感知并不涉及任何感覺器官。細胞層面的感受是直接且無中介的。

再次，不僅我們有這種能力，所有的有機體都具有這種能力。

強調因果效驗的原初性是懷特海有機哲學的突出特點之一，是他所做的讓人類從虛構的世界回到真實世界的巨大努力。通過它我們所體驗到的世界是前科學的、前符號的，它所展示的是作為世界背景的非定域性（Non-local）的自然。這種“因果效驗”的知覺方

式體現的是一種詩性的智慧，

不幸的是，在現代社會，因果效驗的力量被目前人們司空見慣的另一種知覺模式——“直接表象”遮蔽住了，我們因此失去了充分地、真實地與直接地體驗一個真實的、豐滿的、生機勃勃的世界的能力。這是人類為享受現代文明所付出的無比慘重的代價。

所以，什麼是過程詩學？就是像懷特海所希望的那樣，恢復我們的這種能力，以發現一個無比真實且生機勃勃的美麗世界，祇有這樣，我們才能對未來一個新的文明有充足的底氣去暢想、有信心去期望。這就是作為一個過程詩人的美學擔當。

（作者樊美筠，博士，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主任，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項目主任，全球生態教育聯盟創始人之一。）

生態文明時代過程詩人何為？

——論過程詩人的貢獻

王治河

首先我想感謝一下96歲的柯布院士及來自中國美國俄國匈牙利等海內外一切關心和支持此次會議的朋友。感謝凱瑟林女士，樊美筠博士和白鴉先生及其中國過程詩人團隊的積極參與。過程詩學國際論壇可以說是世界上首個以過程詩學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我本人雖然不懂詩（小時寫的打油詩不算哈），但很榮幸能親自參與這樣一個重要事件的生成。

很喜歡會議的主題：生態文明時代詩人何為？那麼過程詩人到底能為生態文明做些什麼呢？

眾所周知，和過程哲學一樣，過程詩學也一直是身處邊緣。因為現代性和現代機械世界觀依然強勢，實體思維和名詞思維依然根深蒂固，現代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依然盛行。用英國著名浪漫派詩人濟慈（John Keats），在《妖婦》中對現代機械哲學的控訴就是，“一旦觸碰到那冰冷的哲學，所有的嫵媚

便消失的無影無蹤”。

然而身處邊緣并不等于沒有價值。事實上，人類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人物，偉大的理念都產生自邊緣。我堅信，真正的詩人，特別是過程詩人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理念與過程哲學的有機融合”的“過程詩學”（白鴉語），是我們時代所不可或缺的。因為它不僅有助於我們阻擊現代化的狂潮，而且有助於我們憧憬一個新的時代，有助於我們拯救美麗的地球和我們自己的生命。

那麼過程詩學究竟為即將到來的生態文明能夠做出何種貢獻呢？

它的貢獻是多方面：它可以像懷特海所說的“喚起智慧和美”；它可以像柯布所說，“幫助我們詩意地表達過程思維”（Process Thinking Expects Poetic Expression）；它可以像杰伊教授所說：幫助我們變成更加豐滿的人（they help us become more fully human）。

它可以“收拾大眾心靈殘局”（白鴉），幫助我們結束流浪生涯，“回歸心靈家園”，“回歸生命故鄉”（劉思剛），或者像卡羅爾·羅斯（Carol Rose）所說，“回歸祖先的居室”（returning to ancestral chambers）。

當然，基于過程哲學對創生性和創造性轉化的推重，過程詩學也可以幫助我們“在我們身上重新發掘出新的情感與智性，找到自我表達與自我更新的力量”（賈假假），“重構生命的價值，創造一種驚心動魄的美的歷險”（巫小茶），從而實現從“自我發現”到“自我塑造”的遷躍。（馬映）

在這個意義上過程詩人注定是一群浪漫的存在，詩意的存在。她/他們既拒絕活成機器，也拒絕活成行尸走肉，而是要活成詩，活出美！她/他們“踏着自己生活的鼓點前行”，堅守後現代的浪漫！不相信人生祇有單行道，不隨波逐流，敢于逆風飛翔，逆流而上。因此活得風光，活得精彩，活出了自己的風格，活出了自己的美！剛剛大家聽到的，從事有機農耕的美國詩人/思想家溫德爾·柏瑞（Wendell Berry）是這種過程詩人的標杆。

不過與高高在上傲視眾生的現代詩學不同，後現代的過程詩學拒絕貢高我慢，它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詩人，它幫助我們成為“真正覺悟的普通人”，所謂真正覺悟的普通人，按照中國過程詩人莊夢媛的界定，就是“生態文明時代的覺悟者”。生態文明時代的覺者無不擁有一種“主客未分，本來同心”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同心境界。（榛莽）

這種生態文明時代的覺者一定是對事物內在的有機聯系有深廣的覺知，對他者有人溺己溺感覺的生態人。

所謂對事物內在的有機聯系有深廣的覺知，就是深悟“存在即互在”（being is inter-being），“生成即互成”（becoming is intra-action）。這些覺者對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有着明晰的覺察，對事物的因果有着透徹的領悟，他們是魯迅的知音，知道為什麼“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她/他懂得如果大地病了，人也不健康，因此她/他不會用犧牲土壤健康的方式去增強植物的健康，或犧牲植物的健康去增強動物的健康，或犧牲動物的健康去增強人的健康。因為她/他知道“一種好的農業絕對不會污染或侵蝕當地的水資源”，因為

“對水好的，一定對地也好，對土地好的一定也對植物好，對植物好的一定也對動物好，對動物好的一定也對人好，對人好的，一定也對空氣好，對空氣好的一定也對水好。反之亦然。”

所謂對他者有人溺己溺的感覺，就是對他人有感覺，對自然有感覺，對一個時代的憂鬱有感覺，對美有感覺。因為她/他擁有一種“共命意識”，知道我們與他者是一個有機的生命共同體，我們與他人，我們與地球相互依存，休戚與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他不僅滿血共情，擁有“感同身受”，“人溺己溺的悲憫情懷，而且擁有尊重他者，為弱小張目的道義擔當。最終在利益他者的生命的同時，豐富自己的生命，提升自己的生命。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過程詩人看作跨學科、跨界的“後現代通人”。這裏的“通”包括與自然通、與社會通、與實踐通、與他人通。她/他具有打通事物隔閡的能力，轉化事物的能力以及打通學問與生命的能力。他們上接天氣、下接地氣。這自然也包括“打通現代漢語與古代漢語氣場”（繭衣），“以謙卑之心與萬物架構起溝通的橋梁，”“打通人與自然的共頻心跳（樹弦）。在這個意義上，所謂通人就是融會貫通之人，通情達理之人。她/他特別擁有一種將美好進行到底的決絕。

因此之故，過程詩人格外欣賞動詞思維。愛在她/他們那裏一如在漢語中那樣是動詞，詩在他們那裏是動詞（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楊炫之《洛陽伽藍記》），生活在他們那裏是動詞，美在他們那裏是動詞。他們篤信過程哲學的“我創造故我在”和阿倫特的“正是我們的行動使我們進入這個世界”。這意味着你要用愛的行動證明你的愛，你要通過活出生命證明你活過。你要通過為地球，為他人做點什麼來體現你的存在。生態文明亟需這種知行合一的過程詩人。

最後衷心祝願各位過程詩人和各位聽眾以自己喜歡的方式成為一個生態文明時代所需要的後現代通人，後現代生態人，既把地球建成詩意的棲息地，也把自己的生命活成詩！謝謝大家！

（作者王治河，哲學博士，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植物在我們的眼中瘋長： 過程詩歌的十二個要素

[美] 杰伊·麥克丹尼爾 盧延風譯

摘要：一首過程詩，像每首詩一樣，是一個事件、一個發生的故事、一種情感引發。它屬於詩人，屬於讀者和聽眾。它是語言的音樂。或者，使用巫小茶的一個隱喻，它是“植物在我的眼睛裏瘋長”。許多過程界的人特別欣賞有助于以下事項的詩作：(1) 把我們的心靈從可預測的老生常談和泛泛概論中解放出來，把我們帶近經歷的體驗。當它們解放我們的心靈時，它們鼓勵和激發(2) 對世界的感激和對生活本身的驚嘆，(3) 對快樂和痛苦的經歷體驗的真誠；(4) 對我們融入自然界和更大的生活網絡的認識；(5) 對我們首要過程本身——作為生命本質部分的經歷、衰敗和更新的認識，(6) 極度互聯的感覺和“觀察宇宙精微細節”的能力，(7) 對包括愛與喪失的深邃人類關係的欣賞，(8) 對探索新的可能性的純潔喜悅的欣賞；(9) 尋求意義和質疑常規假設的能力，(10) 對美，包括悲劇的美對於宇宙和人類生活首要性的認識，(11) 能夠適應新的、富有挑戰的情況的內在自由或心的自由；以及(12) 對神聖性開放，或如卡羅爾·羅斯(Carol Rose)所說，“回歸祖先的居室”。我們相信，當詩歌傳遞和引發此類的要素時，它們幫助我們變成更加豐滿的人，並且更能幫助建設和維持世界非常需要的東西：在鄉間和城市，對地球、其他動物和人類友善的，富有同情心的社區，讓一切都不落下。這些詩就是在我們眼中瘋長的植物，為了我們和這個世界，它們幫助培育我們的靈魂。

我想回答三個問題：什麼是詩？什麼是過程詩？以及過程詩如何能有助于建設一個更加正義、可持續和充滿愛的世界？

我想在一開始就給出我的結論。我提議，過程詩能夠，使用巫小茶的一個短語，“植物在我們的眼睛裏瘋長”。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中，在其中我們需要許多植物在我們眼中瘋長。同情、關愛、熱愛生活、仁慈、創造、真誠和正義的植物。過程詩能夠提供幫助。過程

詩人之為過程詩人，并不一定需要有名或為眾人所知，他們的詩也不一定需要被眾人閱讀。重要的是，這些詩讓“植物在我們的眼睛裏瘋長”，以便我們的靈魂也能生長。在這個國際會議中，我們都是園丁。我們創作和展示的詩作都是野外的植物，我們對這些詩的解釋也一樣。什麼使得它們成為“過程”詩呢？我提議，它們是過程詩由于以下原因，通過它們的意象和語言，它們呈現出十二個“過程”要素讓我們來考慮：(1) 語言自身從陳腐的老生常談和熟知的模式中解放出來；(2) 對生活本身具體事物，這棵樹，這祇天鵝，這個人，這種關係的驚異和好奇；(3) 對經歷過的體驗，包括痛苦體驗的真誠；(4) 人類融入，並且屬於更大的生活網絡；(5) 過程本身的首要性，包括衰敗，過渡和更新；(6) 所有事物的極度互聯；(7) 人類關係，包括愛和喪失的深刻性；(8) 探索新的可能性的喜悅；(9) 尋求意義和質疑假設；(10) 宇宙的美麗和人類生活的美麗，包括悲劇的美；(11) 心靈的自發性和自由；以及(12) 對神聖性開放。如果一首詩能傳遞或引發任何一種上述的感覺，它就是一首“過程詩”。下面我將對每一條做更多討論，並從我們會議包括的詩人和詩作中選出例證。那麼讓我們回到第一個問題：什麼是詩？

什麼是詩？

一首詩是一個事件、一個發生的故事、一種情感引發。它是一棵屬於詩人和世界的野生植物。

為了詩人的詩

一首詩在其被創作的活動中屬於詩人。它來自詩人生活于世界中的自身經驗。時常詩歌的創作活動具有治愈或者給與生命的價值。它滌清詩人困苦的情感；它喚醒詩人深入的感情；它幫助詩人理解世界；它提供一個反思生命意義的機會；它提供總是如此輕微改變世界的方式。

例如《山中飲酒》這首即將在我們的會議中展示

的詩。詩人樹弦談到與一位朋友飲酒，以便逃離城市的、充滿雄心的生活的壓力，並在具有治愈功能的“群山戰栗”中發現自我。過程哲學家自然會欣賞群山戰栗的意象，因為我們的確認為每樣東西都在顫抖、震蕩、充滿活力地跳動。我認為創作一首詩有點像飲酒和酒後臉紅。在創作詩的活動中，詩人自己變得更加活躍：如果臉不同樣紅的話，心是紅的。

這種活躍並不總是喜悅。它可以包括喪失感，對僅僅過往的回憶。以張口的《回蘇州》為例。詩的敘述者，無論是詩人還是一個想象的聲音，把我們帶入一個城市的情景，在其中他或她憶起了它的細節，包括鐵柵上的燒烤和與友人共飲的啤酒，但那現在都好似遙遠的過去。接着敘述者以一個夢結束了這首詩：

一場夢帶我去了石湖，在一塊石頭上休憩
身邊的山為寺廟，水為經聲
經聲中，我聽見一個年輕人在猛烈哭泣

當這些詩行被創作出來時，我猜想某種鮮活的感受浮現在張口自己的想象中，但這種鮮活的感受與喪失，而不是喜悅連在一起。

使用懷特海的語詞，寫作活動是“激烈的”，但并不一定是快樂的。創作一首詩和在這首詩的意象和聲音被創造的過程中，沉浸于其中，本身就是寫作的主要快樂。創作一首詩像是坐在大山之中，聆聽着水聲、泪流滿面。所有詩人都有這種感受。當他們創作時，他們感到了某種強烈的東西，某種充滿魅力的東西。即使他們泪流滿面，其中也帶着喜悅。

屬於世界的詩

一旦被創作出來，那詩便屬於世界。它被釋放到世界中，即便在一張紙上或祇是屏幕上的一個影像，它有了自己的生命。在那詩被釋放到世界中後，讀者和聽眾在其上添加了他們自己的創造；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通過在詩中發現詩人未曾認識到的意義，加入了持續的創作活動。詩人的“瘋長的植物”有一種無法控制的野性，它也不需要詩人的控制。

作為語言音樂的口語詩

作為世界中的一個對象，一首詩不僅可以比作一棵

野外的植物，也可以比作音樂。詩是語言的音樂；它的首要媒介是說的或寫的語言。

口語詩有一種特殊的魔力，因為，猶如音樂，它包含可以被聽到的聲音。當我們聆聽一個人朗讀或表演口語詩時，這仿佛在聆聽一個人歌唱。風格或許是嘻哈、民謠、搖滾或爵士。在聲音和語言方面，不同的詩有不同的感覺、不同的色調、不同的風格。口語詩的意義在聲音中，也在語詞中。

作為語言曼荼羅的書面詩

書面詩也是語言音樂，或者也許更準確地說，語言圖畫。書面詩的部分魔力在於構成它的語詞和短語；詩的另一部分魔力在於語詞相對於空白在頁面上被擺放的方式。合在一起，語詞與空白形成一個完形，正像一個佛教曼荼羅。詩的意義是它的視覺形象和它的聲音。不論是口語的還是書面的，詩是世界中的一個對象。使用懷特海的語詞，它是動態的“情感引發”。

什麼是過程詩？

過程詩可能得益于，也可能沒有得益于過程哲學或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有一個詩歌運動，明確地受益于懷特海。其中的一個核心人物是早期的後現代詩人查爾斯·奧爾森。

奧爾森把懷特海的《過程與實在》看作是理解詩是世界中的對象這種說法的意義的關鍵。它的創作需要根植于詩人身體的呼吸，他說，正像人類經驗的一個瞬間根植于懷特海所謂的“因果模式的經驗”一樣。它的創作需要包括詩人自己的想象經驗，正像合生主體從經驗到的東西創造出新事物，由此映現着在一個變化的世界中，人類經驗短暫和創造的本性一樣。而且，一旦以口語或書面的形式被釋放到世界中，它需要有自己的生命，正像在懷特海的哲學中，人類生活中的一個經驗事件，一旦其主觀直接性已經消亡，就有了一個“自己的生命”。用懷特海的語詞來說，它是“客觀永恆的”。

但今天，使得一首詩成為“過程”詩的，不是因為它是懷特海意義上的。原因毋寧是，它引發和傳遞了對於我們許多在這個國際過程運動中的人們來說，重要的觀念和態度、情緒和感受。他們像我們一樣，致

力于協助建設富有同情心的社區和生態文明。

過程詩的十二個特質

讓我列出使得一首詩成為過程詩的十二個特質。一首詩不需要擁有的所有的特質：兩到三個就可以。而且可能有比我所列的更多的特質。但這裏是對我來說，使得一首詩成為過程詩的十二個重要的。

1. 解放的語言：一首過程詩幫助消除思想中的老生常談、可以預測的和常規的思維和說話方式，這樣我們的思想更易于接受新視野、對事物存在方式的真實評判、以及新的思維方式。

有時這種解放通過宜人的意象呈現，像在許多西方的浪漫詩歌中發生的那樣，例如華茲華斯；有時它通過抗議和震撼出現，其中某種邪惡的事物以其完全的現實呈現，而語言把我們從過分熟悉的舒適狀態解放出來。震撼的價值是解放的關鍵。

例如，侯良學的詩作《我看見背着氧氣罐的鳥在天空飛翔》的標題本身，它包含着背着氧氣罐的鳥兒的意象，或者是他的《水，嘩嘩地流》最後的有力的重複：

尸體
 尸體尸體
 尸體尸體尸體
 尸體尸體尸體尸體
 尸體尸體尸體尸體尸體
 你的尸體我的尸體他的尸體
 她的尸體它的尸體萬物的尸體全地球的尸體

這種語言的價值在於，它把我們從我們的舒適層面震驚出來，并把我們帶到以一個更加真誠的方式對待當今世界中的事態。

2. 對世界的感激：一首過程詩引導我們對世界驚奇，引發好奇心。它幫助我們以新奇的目光看待事物，感受事物，仿佛這是創造世界的第一天。

我們會議中展示的每首詩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對某事驚奇，是看到它的獨特性，它的特殊性，對它在不可能出現的情況下出現了表示驚奇。驚奇包含偶然感。令我們驚奇的事物或許是，或許不是宜人的。我們可以對不愉快的或尖刻的東西驚奇。的確，我

們可能對喪失後的剩餘物驚奇，如在厄尼·塔明加《珍愛當下》中所寫：

你說希望祈禱者
 為所有死者祈禱
 但關心死後的世界是危險的
 因為那裏太容易將生的秘密隱藏

你想感受，要祝福
 一切即將逝去的東西
 而可要坦露你哭泣的心靈
 却萬分艱巨

抱緊我吧，就當我是你的孩子
 我也將抱緊你
 讓我們的靈魂遵從意願，在野外狂奔，
 讓我們狂暴的愛自由飛翔。

3. 對經歷體驗的真誠：一首過程詩引導我們對經歷體驗——我們自己的或是他人的——的真誠。它傳遞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所傳遞的感受可能是快樂的、痛苦的、和平的、恐懼的、憤怒的、挫敗的、平靜的或關愛的。重要的是，這首詩幫助我們“感受到感受”。它激發同情。

以凱瑟琳·裏夫的詩《洗刷父親》為例。我們讀到：

我穿着我父親的毛衣
 像一個溫暖的懷抱
 織物磨損 變薄
 直到再也
 不能連在一起
 我洗了雪茄烟
 牆上的銅綠
 在黃色的衝洗水中
 沿着排水溝向下流
 他的衣服在洗衣機裏

洗掉了他的氣味

……

這首詩在某些方面讓人讀起來很痛苦，但它對於敘說者關於她需要“洗刷”的父親的體驗是真誠的。

或者喬吉特·尤尼斯的《流離的阿黛勒》，其中敘說者描繪了不適居所的感受：

爲什麼她生活于此是一個
她掙扎着回答的問題
用各種可解釋的原因
最好品味芳香
爲她紅磚建成的屋中的
水晶花瓶采一束鮮花
就像不適的土磚房子
就像她自身的感受

對經歷體驗的真誠對於過程觀點是必需的，因爲它是體驗本身，無論是何種體驗，而這是實在的基石。

4. 發現我們在自然（更大的生活網絡）中的位置：一首過程詩引發一種與比人類世界更大的世界相連的感覺：與山丘和河流、樹木和星辰、植物和動物相連。我們變得更加關注自然的美麗，包括崇高的和具體的：山脉和蜻蜓的翅膀。而且我們也感受到自然的痛苦：衰敗和解體的現實。懷特海把這稱爲事物的“永恒死滅”。

以厄尼·塔明加的詩《他們能叫出我的名字》爲例。他把生活自身的網絡說成家庭：

在我看來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并不孤單。

曾經有一段記憶
在某地某時
那時我還不是唯一的生物

給過往的微風唱首歌，
昂首面對冉冉升起的太陽，
與大樹婆婆耳語分享一個秘密

——不，不，那時我還不是唯一的生物……

我的兄弟姐妹遍布四海
他們游過大河，飛過長空，
走過綠色的地球，我也一樣
他們教會了我生活——他們能叫出我的名字。

再以姜長榮的生態詩《天鵝》和《在湖邊》爲例。這裏詩人的意圖是批判工業文明及其鋼筋水泥的世界，它們是如此遠離任何感受到的與自然世界的和諧，以此喚起和引發與世界和諧相處的可能。在《在湖邊》中，讀者被引導去想象自己是湖上蘆葦中的一只鳥，它已經離開了人類創造的鋼筋世界：

那個時候 我一定是一只晚歸的鳥兒
遠離水泥的堅硬 遠離鋼鐵的噪音
遺世獨立 低吟淺唱在枝頭

在《天鵝》中，我們發現自己變成一只天鵝，來自天堂，逃離寒冷，來到溫暖的氣候，把我們的影子投向渴望聖光的湖面。

5. 欣賞人類關係的深邃：一首過程詩幫助我們感受人類關係：友誼、愛情和家庭生活的特殊深邃。在一首詩的幫助下，我們能更好地理解期望、渴望、張力、喪失和人類關係的深入層面。我們能更好地理解與別人相處會是怎樣。

例如，以莊夢媛的詩《時間》爲例，它把時間流逝的感覺與柔弱的愛情關係的深邃連到一起：“親愛的我克制自己 / 但暮色襲來 / 今晚的潮水漲得很滿 / 像你的眼睛，有不知疲倦的柔情”。過程詩的價值在於，它揭示了眼中的火花和火花中的柔弱。

6. 對過程：經歷、衰敗、更新開放 一首過程詩給與我們世界本身是一個演變過程，無物靜止，萬物都在流動和變化的感覺。它幫助我們意識到，存在就是演變，每一瞬間都是一個新瞬間，過往可以被記憶但不能精確找回。它給與我們過程的感覺。

以維羅妮卡·米查洛夫斯基的詩《睡蓮》爲例。睡蓮經受清冷的十月夜晚，走向死亡的意象呈現在我們眼前：“他們在我面前即將死去 / 綠玉般的蓮葉變成赭

色 / 很快又變如鏽銅”。然而它們等待春天，那時重新生長，它們的咒語將“不再休眠”。她的詩以這種方式呈現過程，它包括衰敗與更新、毀滅與新生、死亡但不再休眠。這就是過程哲學中的“過程”。

7. 探索新世界：一首過程詩把我們帶入新世界。這首詩可以通過引導我們以新的方式看待我們自己和世界來實現這一點，或者通過引導我們探索幻想和想象的世界，涉及即使是非現實的，但却是可能的事物的世界。一首詩幫助我們看到，可能性像現實性一樣真實；那些觀念像山脈一樣真實。

8. 共同演變和相互聯系：一首過程詩幫助我們獲得萬物極度相互交織的感覺：對每個事物的獨特性和萬物的聯系都有關注。它通過具體的意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來實現這一點。它不說“每個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的”。它通過特別的對象來展示這種聯系：“這個手推車”，“這張臉”，“時間的這個瞬間”。引用威廉·布雷克的話，它在一個沙粒中展現互織的宇宙。

以理查德·邦斯的詩《候診室》為例，它們展示整體如何在部分，由此在每張臉中：

一個老頭
一動不動，眼睛仿佛被釘在
牆上，那裏一片空白

牆上沒有一絲顏色
不像老頭那張臉
曾經遇到很多事情，
有過很多表情。

靈魂已絕望，失神，
倦怠，
迷茫

慢性病者
的世界
讓這個家千瘡百孔

9. 悲劇的美：一首過程詩引發對美的敏銳，包括結合悲傷和喜悅的“悲劇美”。它不是讓我們祇沉浸在

歡樂中，而是給與我們一種和平感。這種感覺超越歡樂，包含悲哀。

我們來看看朱玲愛在《生命締造晶瑩》中所提出的慧見。詩中談到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生活創造的美，不是通過重蹈先定的路徑，而是通過讓我們的足跡創造出路徑：

我們唯有努力
我們唯有拼搏
我們唯有改變自己
才能締造美麗的故事
揮灑人生足跡
錯過的不嘆息
把握住剩下的歲月
讓流泪的生命
亮一盞蠟燭長的時光燈
燈下是否有你和我

10. 尋求與質疑：一首過程詩時常是對意義的尋求，並且它激勵我們做出我們自己的尋求。詩的“尋求”將包括質疑，懷疑和抗爭，而且我們自己可以擁有那種尋求精神。

以梅因的詩《彼方》為例。詩中展現了一位已變成鬼魂的祖母的意象，接着詩提出了關於作為一個鬼魂意味着什麼的問題：

我不知道鬼是否做日光浴，或吃青椒，吃菊花花蕾，找個工作，是否有願望和理想 / 兩個鬼魂會墜入愛河嗎？ / 在那個世界裏，如何算出鬼魂的年齡？鬼會變老嗎？ / 我祖母還在為了慈善事業而在那裏繼續編織嗎？ / 院子裏死去的海棠和指甲花遇見她了嗎？ / 我想知道她是否遇到了早她20多年前就去世的，心愛的丈夫， / 獨自撫養四個兒子的辛勞是否已經徹底放下， / 在那裏，一個個死去的村民是否能認出彼此。

對這些無法回答的問題追問的本身，使得這首詩成為過程詩。

11. 自由：一首過程詩引導我們欣賞個人自由的禮物和快樂：一種時常降臨到那些社會主流之外的人的

自由。

繭衣在《釣者》這首詩中，展現了一位永遠不會受到世界贊許，但却有自由讓它的船在夜間隨意漂浮，最終停在蘆葦中的漁夫的意象。一個夜晚竊賊偷了船，用它的材料做成一支笛子。垂釣者早上起來，“在淺淺的河邊，小心翼翼地拿起笛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接着吹起了笛子。關鍵是，用詩中的詞語，他將“永遠不會成爲一個高官”，但他確實將是自由的。在詩中敘說故事的他的妻子也會如此。這種自由常常不是當我們把世界強行納入我們自己的模式時出現，而是當我們接受世界本身像水一樣，我們必須學會與其一起流動時。

以賈假假的《不安之水》爲例。這首詩提醒我們，水有其自己的自由，當被強行放入容器和細管時，它就會不平靜。它接着引導我們想象，我們自己可以與水流同行，而且讓我們驚奇的是，它可以把自己彎向需要的方向。在這首詩中我們聽到了創造性的簡潔、無爲的聲音，它引導着我們所有的人。我們獲得我們的自由，不總是通過迫使世界滿足我們的目的，而是通過與一種富有治愈力的深流一起流動。

12. 對神聖性開放：回歸祖先的居室 一首過程詩給與我們一種神聖的感覺，不論它被理解爲上帝或自然的神聖或簡單地就是人類關係的美。對於有些人，這種神聖在宗教傳統的幫助下找到，對於別的人，它在這些傳統之外找到。

作爲前者的一個生動的例子，詩人卡羅爾·羅斯在她展示她的《安息日》感受時所表達的猶太情感：

這就是
我出生之地
這每一個周五的夜晚
在日落時分有蠟燭
迎接我
自工作日的關愛中
……
這就是
我回歸之所 永遠
回到安息日
我在手舞足蹈中歸來

回到祖先的居室

或者，作爲另一個例子，在安德魯·戴維斯的《回歸前程》中，他說到我們怎樣可以重獲靈感和對生活的熱情。他的建議是什麼？

通過心靈的暫息回歸

回到靈感的狀態

一個逝去時光的逆轉。回歸使你感到完滿生活的事物

當天空的顏色讓你停歇

當微風的輕觸爲你帶來笑顏

回到清晨喚醒你的東西

當詩歌傳遞這些要素的任何組合時，它們就是“過程”詩。它們引發和傳遞過程精神。

爲什麼這是重要的？

過程詩重要，因爲它們幫助培育上述的十二種能力。這樣，它們幫助我們變成在我們的生命中有意義地生活的那種人，在此時此地，盡我們的最大努力，幫助建設富有同情心的社區和生態文明。一個可持續的社區不祇是一個有益于地球的社區，也是一個有益于人民的社區。它幫助他們感到更加有活力和被包容，相互更加有價值。

有時人們認爲，生態文明主要依賴客觀的事態：例如農業、社會管理、政治、城市規劃、建築、銀行和教育。但他也依賴人們如何思想和感受和談論，依賴他們是否意識到成爲豐滿人類的潛能。在過程詩的激勵下，他們知道，當基本的需要得到了滿足，生活的目的不是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而是獲得一個更加擴展和寬廣的靈魂。一個寬廣的靈魂是一個體現着上述十二種情感的靈魂。它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寬闊的。今天世界需要寬闊的靈魂。過程詩可以在靈魂拓寬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作者杰伊·麥克丹尼爾 (Jay McDaniel)，美國生態文明國際聯盟主任，柯布研究院院長。譯者盧廷風，哲學博士，新加坡科技發展研究局科學家。]

現代公園管理的生態維度

李玲

現代公園的管理內涵已遠遠超越地質、地理遺產保護範疇，它正朝着複雜的、多學科的和基于保護生物多樣性等過程的方向快速發展。無論是生態旅遊還是環境教育，其根本目標就是保護自然生態和生物的進化過程以及物種的生態價值，保護土地自然資源和文化歷史傳統，傳承與發掘閃光的自然之美。當前中國等許多國家的自然遺產公園、文化遺址公園、森林保護區或歷史名勝，越來越多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保護名錄。不過，當公園管理者為了促進公園的可持續發展而試圖與各種商業組織建立合作關係或伙伴關係時，現代公園就有可能在管理目標、管理方法等問題上產生多種困擾和矛盾。

《像山一樣思考》是美國作家、生態學家、土地倫理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創作的一則隨筆。利奧波德被譽為“近代環保之父”和“美國環境倫理的播種者”。他以優美的文筆、深邃的思想揭示了在人類的愚蠢下種種短視行為背後隱藏的巨大的自然破壞和生存危機，發人深省；他又以對自然界中各種生命之間彼此折射輝映的親知和體悟，由愛、激情和想象進一步展開哲思升華，構成文章的思辨色彩，讓讀者回歸心靈的頓悟。

利奧波德所說的“情感誘惑”是從當代英國過程哲學家與數學家艾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那裏借用的一個術語，它是通過文字和故事進行交流的，引導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想象並感受這個世界，表明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便會“感同身受”或產生“共情”。在《像山一樣思考》一書中，利奧波德把“共情”或“感同身受”用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上，將此比喻成一座山同萬物的關係：我們要像山一樣去聆聽萬物的聲音，人類不是自然的主人，破壞自然猶如山谷中回蕩狼的哀嚎，從而以大山能聽懂的意蘊，向人類昭示着生態憂患，給人以強烈的感官震撼。

就現代公園管理而言，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呈現出如下幾種觀點：哈欽斯認為公園應該服務於當地的社區

和個人的物質需求，繆爾認為公園必須保護地質遺產的必要野生動物，奧姆斯特德則認為公園應該成爲一個開放的場所，能夠進行室外娛樂和環境教育。為了支持以上觀點，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建立起經濟型旅遊業，推崇“公園因人而建”的理念，同時把特定區域劃爲野生自然保護區，爲野生資源的傳承保護提供動態、生態、系統等方面的管理服務。歷史上看，公園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一直認為，哈欽斯的生態公園觀、奧姆斯特德的人文公園觀與繆爾的自然保護觀之間存在着相互衝突，三人探討的是各自獨立的、離散的問題，爲此公園管理者一直在努力尋找解決三者衝突的綜合性方法。

懷特海所創立的過程思想是一種建設性的後現代主義，它以有機組織和動態過程觀爲基礎，並將其視爲宇宙的最終形式，其核心即生態性及其關聯性，它重視交流，重視主體及主體間性，重視主體內在價值、外在用途和地域特色。利奧波德的“像山一樣思考”作爲一種理論預設，認爲世界是一個各種事物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有機體，從而奠定了新興生態文明的基礎。肯威·爾伯的《層次結構組織實體》、約翰·柯布的《事件》和阿弗烈·諾夫·懷特海的《現實機遇》都認爲宇宙的基本單位就是有機體，即“復雜並且相互依賴的經驗點滴”。利奧波德《土地倫理》推演出如下思想：“至今爲止，所有的倫理理論都有一個前提預設：即任何個體都是相互依賴的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個體本能爲自己在整體中的地位而競爭，但個體的倫理觀同時促使其與其他個體溝通合作（或許是因爲有一個可以競爭的地位）。因此，所謂的土地倫理無非就是一個包括土壤、水、植物、動物或者共同土地在內的大社區系統”。在此，利奧波德將倫理的內涵擴大，把人類賴以生存而我們先前祇視爲外在客觀物、祇可利用的土地包含在內，且將其看作是活着的有機物。

被懷特海稱爲“主觀直接性”的現實性，存在于內心世界，存在于每時每刻、每個人，從而發現其真實的具

體性。在利奧波德筆下，山不僅僅祇是一堆石頭或客觀存在的物體，山是一座活山，是各種客體的整合交融。在《像山一樣思考》中，利奧波德探索了他在山上的經歷，以及生態環境關係中的各種主客體對於山整體質量的重要性。利奧波德提到，在狼的死亡中，她意識到山在質量、複雜性和關係深度上的損失。利奧波德指出：“每一個生物（或許是人類，死亡一方）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在瞬間的希望與恐懼的（狼參與了山中獵物與食肉動物的關係以及所有的關係）背後，都有一個深層意義，但祇有山本身理解這種意義。祇有存在歷史足夠久遠的山，才會客觀地聽到“狼的嚎叫”。山脉與其周圍的物理環境、微生物、動植物以及參觀者的互動的確存在，但每個有機體都在其自身意識、生態、文化和社會環境下詮釋着對環境的體驗。對利奧波德來說，山已經成了代表山中所有事件以及生態之間關係的隱喻。

而對於現代公園管理者、自然資源保護者和深層生態學家來說，“像山一樣思考”是現代公園管理的根本出發點，也是生態思維的根本隱喻。現代公園管理致力於把人、管理和生態保護三者有機統一起來，了解、觀察與公園相聯系的各個因素，從情感上感受公園，在審美上思考公園，在體驗中把公園看作羅斯頓所說的：“一個黑格爾式的景觀：以大自然為主題，以文化為背景，把自然和文化有機整合……其理想的模式既有誘人的公園和美麗的人文景觀又有適宜而正確的管理和生態保護良好的自然環境。”它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公園的開放性與保護性、旅遊業發展與自然資源保護之間的衝突，從而促進自然環境可持續的生態文明發展。

（作者李玲，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二次启蒙 生态文明

劉思剛

因緣和合 自性本空
和諧共生 道通為一
同根互攝 萬物一體
整體有機 全息統一
動態平衡 生態中道
流化無盡 創生不已

忘失根本 背道而馳
物欲膨脹 自私自利
病毒腫瘤 危害共體
一意孤行 自作送死
文明列車 面臨懸崖
若不醒覺 深淵無底

二次啓蒙 自省反思
痛中思痛 思想先知
返本歸根 實事求是
天無二道 不分東西
道合志同 心有靈犀
先覺覺後 知行合一
同願同行 齊心協力
撥亂反正 文明轉型
生態和諧 共生共榮
造福蒼生 生生不息

（作者劉思剛，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教授）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

樊美筠

編委：

王治河

朱易

謝文鬱

黃勇

馮毅

曾慶華

倪培民

王蓉蓉

顧問：

周桂鈞

葉朗

樂黛雲

安樂哲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丁宏偉

王寅

任平

劉孝廷

成長春

劉全華

劉笑敢

李晨陽

曲躍厚

陳俊偉

李惠斌

林克勤

吳國盛

楊富斌

陳榮灼

歐陽康

金惠敏

張修玉

俞懿嫻

顧林玉

魯樞元

鞠寶兒

溫恒福

責任編輯：

許迎輝

地址：P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網站：www.postmodernchina.org